



徐 玲 著

把妈妈带回家

妈妈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她嘴里经常叨念：“我要回家！”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全民阅读推广使者徐玲
真爱创作 暖心奉献

有一种爱缘自亲情，
有一种暖刻骨铭心。
成长路上，
让至暖亲情提升心灵的温度！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把妈妈带回家

徐 玲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妈妈带回家 / 徐玲著.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5
(徐玲至暖亲情小说系列)
ISBN 978-7-5595-0038-0

I. ①把… II. ①徐…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5293 号

徐玲至暖亲情小说系列

把妈妈带回家

BA MAMA DAIHUI JIA

徐 玲◎著

选题策划: 张力勇 段建军 蒋海燕
责任编辑: 孙卓然 吴 倩
美术编辑: 吴立刚
装帧设计: 高 煜
绘 画: 贾 斌 王红亮 齐 莎 康海龙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72 号 邮编 050051
电 话 010-87653015 (发行部) 传真 010-87653137 (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彩插 0.2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5-0038-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天生我材 / 1

一个人睡 / 11

弟弟米黄 / 22

三十一天忽视被爱 / 32

巨大的惊喜 / 53

我用歌声打动你 / 64

钱包 / 73

亲爱的“房车” / 81

青豆哥哥红豆妹妹 / 93

我不知道他爱我 / 103

明星姐姐 / 112

把妈妈带回家 / 118

家是唯一的城堡 / 129

幸福的花朵 / 137

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 170

天生我材



我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就在刚才，胡子拉碴的老爸在我摔门而出的时候往我后脑勺儿扔了一句狠的：“你看你还有什么用！”

这句话像极了一块尖石头。

我于是蹲在楼下的毛石板上摸着后脑勺儿痛定思痛：我看我实在是没什么用了。

我想起了妈妈，以前她在的时候，忙忙碌碌的像个劳动模范，工作之余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她总是说，家里没有用的东西应该及时扔掉。所以那时我们家找不到一件多余的东西。

现在，我成了没用的东西，按照妈妈的逻辑，是不是也该扔掉呢？要是妈妈还在，会怎么处置我？

或者，假如妈妈没有离开，我不会颓废到如此地步的。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头一次考试就得了满分，后来

几年成绩也一直不错，还当过半学期的数学课代表。直到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妈妈受尽病痛折磨离我而去，爸爸早出晚归以生意为重，我才慢慢地没了方向和动力。

眼下，老爸为我起了个绰号——三胡。他说：“毛一天，你为什么成天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瞧，三胡，概括得倒也精辟。我说：“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想自己爱做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什么错？”

老爸又说了：“你一天到晚想着玩游戏、踢足球，张嘴闭嘴都是过瘾呀、刺激呀，一放学就满大街找网吧，还有理了？”

我说：“那不耽误写作业嘛。”

老爸火了，说：“你这次期末考试都班级倒数啦，还说耽误功课！马上就要初三啦！”

我说：“我们班底子好，倒数第十名都比其他班正数第十名强，我又不是全年级倒数，还有很多人在我屁股后面优哉游哉呢。”

老爸火大了，四下里寻找武器。

我只能往外逃。

其实我也讨厌现在的自己，可有什么办法呢？习惯了，改不了。

唉，不回去了吧！反正我是没用的人，他巴不得我离家出走一去不返，巴不得我死在外面永远不再回转戳他眼皮。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安心跑他的烟草业务，一心朝着他那千万富翁的伟大目标鞠躬尽瘁。



这么说，我还真该把自己扔掉喽？

我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想着，不知不觉走出了小区，而且越走越快。

晨雾还没有散去，毛糙矮小的旧公寓们杵在一片朦胧里，羞怯地自嘲着，默不作声地掠过沮丧的我的身旁。

这个世界真是滑稽。既然有了新城区，还要这破旧不堪的老城区做什么？既然有了那么多现代化楼亭广厦，还要这些旧楼破房做什么？既然有那么多聪明勤奋的人，还要我这种愚蠢懒惰的人做什么？

这个世界贪婪透了。

我狂奔起来，奔向郊外的西月山。

窄窄的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向线条笨拙的西月山。真的是很笨拙，山岭没有一点儿起伏变化，整座山看上去是一个毫无生趣的土包子。它给我一种厚实的压抑感。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走向它。也许，只有这样沉默笨拙的土包子，才会有心思倾听一个失魂落魄的少年诉说点儿什么。

我放慢脚步接近它。

忽然，耳边有音乐传来，徐徐如天籁。

转过一堵巨大的石头屏障，眼前豁然开朗：一群穿红戴绿的爷爷奶奶在雾气腾腾的高平台上舞剑。他们浅笑吟吟又一本正经的神态，他们略显局促又收放自如的剑步，他们飞扬的红腰带、流转的大裤管，还有那一柄柄银光微闪的长剑，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磁力，将我深深吸引。尤其是他！站在队伍最前头的那个高挑魁梧的叔叔！他显然是大家的舞剑老师。只见他身着雪白的对襟练功服，腰系一条黄缎带，神情

专注幸福，剑步随着乐声灵动舒展，身轻如燕，宛若神仙。

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欣赏这幅感人的画。

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享受，对我的陡然出现和傻愣愣的注视全无察觉。

我羡慕他们了。

我居然去羡慕白发苍苍的他们！

许久，我叹口气，转到山下的镜湖边，找了块光滑的黄皮石头坐下。

雾气已经慢慢消退，眼前的西月山褪去了迷蒙的面纱，真容渐渐清晰可见。那是一种簇新的绿色，像是刚刚在镜湖里洗过一样干净，不管是深一点儿的，还是浅一点儿的，都绿得清爽、明亮。

而这一刻的镜湖，平静之中藏着热闹。湖面上时不时地漾起一圈圈小涟漪，还夹杂着细小调皮的水声。我知道，是鱼儿在晨练。它们大概也被舞剑的人们感染了。

等我再回过头注意去看，高高的平台上，剑客们已经散去。

“突突突……”摩托声传来。是他，舞剑老师！他骑在高大的摩托车上，两臂撑得笔直，后背挺得笔直，那柄长剑斜斜地绑在背上。他英俊的身姿划出我的视线，我忽然有一种珍贵的错觉：他像极了一位仗剑骑马的古代英雄侠客。

他究竟是谁？年纪轻轻为什么会在这儿教一帮爷爷奶奶舞剑？

我站起来，迎着 he 消失的石板路望了一程，然后转身，愣愣地坐下。



太阳终于跳出了东边的地平线，柔和的光芒投射到西月山上，把那些或深或浅的绿色镶得光亮亮的。

而镜湖的水，在阳光的映射下，也显得神秘璀璨起来。

这样的景致使我觉得自己黯然失色。

阳光越来越强烈，暑气袭来，我忍不住站起身，一步一步步入潮湿的湖岸。

我抬起一只脚，凉鞋刚刚触到湖水，却被一个怀抱突然紧紧搂住了。

是老爸的怀抱吧？这么坚实有力。这种感觉还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有过，很遥远了。

而当我转过脸，却发现面前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是他，舞剑老师！

他刚刚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神仙？

“不不不，”我尴尬至极连连解释，“叔叔我不是要往下跳，我只是想把脚伸进去凉快一下。这天，热起来了……”

他一把将我拖回到石板路上，温和地看着我，帅帅一笑，走开了。

“突突突……”这声音清脆悦耳。

我遥望他雪白的身影，感觉那醒目的白色如灯光一般照进了我心里。

我的世界因此有些亮光了。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折腾光身上所有的钱，摁响了自家的门铃。我决定保持沉默，无论老爸说什么。

吓一跳，开门的竟然是奶奶。

“一天，你一整天都到哪儿去啦？刚刚你爸还打电话问你有没有到家。”奶奶一脸严肃又不失慈爱地望着我。

“奶奶您不是在乡下吗？腿脚不好，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端起水杯大口喝水。

“你爸一早打我电话，叫我无论如何过来住几天，陪陪你。”奶奶警觉道，“是不是你们父子俩闹矛盾了？”

“没——有。”我端起桌上的饭碗，“他呢？”

“你爸呀，上午就出发了，这会儿应该下火车咯。唉，一年到头满世界跑，吃饭睡觉没个准儿，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不容易啊。这趟是去武汉，说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

我把排骨汤喝得吱吱响。

自己没空监视我，却好意思把年岁已高的奶奶叫过来监视我，真是过分。

我对奶奶说：“您明天一早就坐车回去吧，别在这儿累着了。”

“那怎么行？你都放暑假了，一天三顿要吃要喝，我不照顾你，你怎么过？”

“这两年我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听我这么说，奶奶沉默了，然后便有簌簌的抽泣声。

“奶奶，没事。”我宽慰她。

过了一会儿，奶奶抹抹眼睛对我说：“一天，要不你跟奶奶去乡下过暑假，行吗？”

我把头晃得嗒嗒响。

于是奶奶坚持住下来陪我，直到我老爸回来。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有了冲动。我要去西月山，去看我的白衣英雄侠客。

他似乎有着侠骨仙风，我要去问一问，像我这样的少年，是不是还有用。

可当我起床撩开窗帘，却听到了滴答的雨声。

窗外细雨沙沙，白茫茫一片。这样的天气，西月山下不会有人舞剑的。

我重新蜷缩回秽浊空气包围的床上，懒散着不肯动弹。

奶奶端着早餐走进来。

我冲她嚷嚷：“你这么惯我干什么？你这是溺爱！早餐能在房间里吃吗？我没腿走路哇？我那么没用吗？”

奶奶被我吓坏了，哆嗦着嘴唇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一骨碌爬起来，接过她手上热气腾腾的餐盘，冲出房间，一屁股坐在餐桌前，牙也不刷，头也不抬，狼吞虎咽吃起来。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奶奶佝偻的身体。她一动不动地站在我身旁，不发出一丝响声。

我把餐具拿进厨房，她跟进来看着我洗，慢悠悠地说了句：“毛一天，你是个好小子。”

这句话扇在了我脸上。

我有些语无伦次：“奶奶……我……你……对不起。”

奶奶拍拍我的后背，没说什么。

吃完早饭，实在是无聊，我借口说要去书店买书看，便溜出了家门，来到了一家熟悉的网吧门口。

口袋里揣着奶奶给的二十块钱，心里痒得难受，像是有

蟹爪在挠。

“毛一天？进来进来。”伙计热情地招呼我，“老位子吗？今天玩久一点儿哦。”

我抿抿嘴巴，脑袋里斗争开了。

一个声音说：“戒了吧，快初三了。或者你可以去找人踢球。”

另一个声音说：“再玩一回吧，快初三了。这下雨天哪能踢球？”

一咬牙，我进去了。

我在缤纷的游戏世界里忘乎所以……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天。

三天后，我似乎再也找不到向奶奶要钱的理由了。

天气很好，我望着窗外，突然又想起了舞剑老师，我心中的那位白衣侠客。

也许我应该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学习舞剑倒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可以让自己心平气和一些。

“奶奶，我带你去舞剑。”我说。

“舞剑？”奶奶听不大明白，“戏台子上才有舞剑的。”

“西月山下就有，”我说，“都是跟您差不多岁数的人，穿得花花绿绿，跟着年轻的舞剑老师练得可认真啦。那招式，虽然慢得跟蜗牛似的，可是到位，绝对养眼。看看去吧，说不定您愿意加入的。”

“不去了，那么远。”

我这才想起来，奶奶腿脚不便。



我只好自己去咯。

一路猛踩自行车，终于到达了西月山下。

可能是我来晚了吧，石头屏障背面那高高的平台上空无一人。

远处，稀稀疏疏有晨练的老人。

我走过去向一位举哑铃的老爷爷打听：“您看见舞剑老师了吗？”

“舞剑老师？”他反应不过来。

我说：“就是穿一身白衣服，带领老人们练剑的年轻叔叔，长得挺帅！”

“哦，呵呵，你找小宋呀！”老爷爷乐呵起来，指着远处说，“瞧见没，小宋来了。”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发现一个白色的身影向我驰来。

没错，就是他！只有他才会把摩托车骑得那么潇洒。

“小宋叔叔！”我兴冲冲迎上去，“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湖边……”

他把摩托车停好，再从车后座的塑料箱子里取出一台小小的录音机，看看我，却不说话，只是笑笑，大步走上高高的舞剑平台。

没想到他架子还挺大。

“我跟您学舞剑吧。”

他忙着摆弄录音机，安装电池、倒带……好一会儿才停下手上的活儿，拉我坐下来。

“我也不是非要学舞剑，只是想找点儿事打发时间。我老爸说我没用，成绩差，习惯差，我也觉得自己很没用。你

说，像我这种人是不是挺多余？”我忍不住向他倾诉。

他专心地盯着我的嘴巴看我说完话，然后用力咽了口唾沫，抿抿嘴唇。不可思议的是，他用双手朝我比画起来，比画的是什么我全然不懂。

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我被吓坏了。

“对……对不起……”我感到心痛，“我不知道你这样……”

小宋叔叔拿起根细树枝，在地上浅浅地写下八个字：天生我材，剑舞西月。

我喃喃地咀嚼这八个字，若有所悟。这八个字让我感到汗颜。他听不见，也不会说，却可以和着乐声教人们舞剑，舞得那么专注，那么潇洒。而我是个健全的人，是个完全有能力追求梦想的人……我简直太混了。

不一会儿，爷爷奶奶们陆续而至，平台上热闹起来……在舒缓的音乐声里，小宋叔叔迈开了他漂亮的剑步，和老人们一起享受这属于他们的美好时光。

我仰望着他，用最感激的目光。

明天，老爸就要回来了，我想我会去火车站接他。

一个人睡



奶奶说，当人们都熟睡以后，世界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大地变得像蛋糕那么松软，从地底下冒出浓浓的白色气流，将房屋轻轻托起来，悬在半空中，樟树的枝丫不断延展，树叶变成一把把蒲扇那么大，落在土拨鼠滑溜溜的脊背上，一不当心，土拨鼠被拱起的地面弹得又高又远，像是一只失控的皮球，消失在深蓝色的黑幕里……

奶奶还说，夜晚的土拨鼠丢弃了素食主义者的假面具，它抛开讨厌的莴苣和玉米，露出狰狞的面孔和尖锐的牙齿，专挑一个人睡的小孩儿，爬到床上，钻进被窝，啃食小孩儿的脚指头。

我于是有了一个特别的睡姿。屁股往外撅，像一只虾一样弓着身子，把头埋进妈妈的胸口，脚丫子蹭在妈妈的大腿上，嗅着妈妈酥香的体味儿，在妈妈柔和的气息里入梦。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安全、最幸福的睡姿，绝对不会有土拨鼠

偷偷乱啃我的脚趾。

这个睡觉的习惯一直保持了十二年。

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皮肤雪白、有弹性，额头光洁饱满，头发浓黑顺滑，眼睛里闪烁着明亮光泽的大女孩儿了。每天清晨出门前，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左看看，右瞧瞧，舍不得离开。镜子照久了，妈妈就在一边唠叨，哎呀，已经很好了，自信不是照镜子照出来的，再这样照下去，镜子都要抗议啦，当心哪天把你照成一个丑八怪。

哈哈，像我这么漂亮的女生，完全不用通过照镜子树立自信心，我是在自我欣赏好不好？

有一天晚上妈妈跟我说，你可以一个人睡了。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她无数次说过这样的话，每次我都用撒娇的方法搪塞过去。

我假装肚子疼，假装头晕，假装浑身乏力，甚至不省人事；我用等一盏红灯的时间挤出大把大把的眼泪，用湿漉漉的嘴唇在妈妈脸蛋儿上使劲亲吻；我钻进妈妈被窝儿里赖着不走，双手使劲抓着被单……我穷尽所有办法，只为逃避一个人睡。

我有自己的小房间，那是一个向阳的被粉蓝色的墙纸和粉蓝色的窗帘装饰得仿佛童话世界的卧室，绿萝爬满书桌，玩具堆满地毯，小床有着榉木做成的高高的金色的床背，还铺着蓝白格子的被套，穿着圆点儿背心的玩具小浣熊每天都趴在被子上等我，但我很少睡到上面去。只有数得清的几次，比如偶尔午睡，偶尔趴在上面翻阅漫画书，偶尔躲在床上玩妈妈的手机。只有一次，我在夜晚的时候被迫睡在上面

一小会儿。

那次妈妈心情不好，我的作业完成得也不好，老师还发短信告状，说我上课跟同桌讲话，妈妈当然看我不顺眼了。当晚我已经搂着她睡了，她跟我说着说着话，突然脾气上来，爬起来拧开灯，要我去自己房间睡。我哭也没用，求也没用，喊也没用，只好气鼓鼓地跑进自己的房间。我整个人蜷缩在被窝里，一边哭一边竖着耳朵捕捉窗外的声音。

咕咕咕——哧哧哧——嚓嚓嚓——

安分了一天的大地在这个时候一边大口大口喘气，一边呼哧呼哧伸懒腰，气流已经将我们的房子整个儿托起来了，床轻微地摇晃，窗外的樟树正在拔节猛长，树叶落在土拨鼠肉嘟嘟的身体上，土拨鼠被弹起来很高，像一颗子弹一样射中我的窗户，径直钻进我的被窝儿，啃食我的脚趾……

我爬起床哇啦哇啦乱叫，赤着脚不顾一切跑回妈妈的房间，钻进她温暖的被窝儿。

所幸的是她没有再撵我走，还用湿润的面颊反复蹭我的额头。

原来刚刚哭的人不止我一个。

原来妈妈也害怕一个人睡。

这件事过去很久，妈妈都没有再提出要我一个人睡。

但这次，妈妈是一本正经跟我说的。

她收拾完碗筷，把我从客厅的电视机前喊到书房，她自己在书桌前像个女主播一样正襟危坐，要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递给我一个巴掌大的牛皮信封。信封居然还封着口，上面空无一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